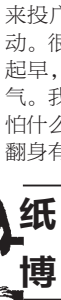


无利也要起早

张欣

我们中国人从来不认为干到挂的人生是什么好人生,所谓美好人生必定是领着一份丰厚的退休金去旅游胜地或者在去住胜地的路上,然后在朋友圈展示各种墨镜丝巾照。其实赚钱还是在于个人的需求度,像北京的土著,有一套市中心的老房子,平时吃点炸酱面溜溜弯,日子可以过得很安逸。广州本地人也是如此,而且现在有一派理论很吃得开就是差不多得了,过极简生活嘛,赚那么多干什么。最要命的是土著都觉得自己有后路,不用加倍煎熬。其实,只有拼力工作,才能打下一份家业。赚钱这件事就是无利也要起早,你不做的我来做,你嫌弃的反而是我的机会,就是这样养成了工作的习惯,说赚钱是一种习惯也没有错。我有一个朋友常帮人写稿,没钱



纸博

也写,后来成为专栏作家。开公众号的时候也是没有酬劳地狂写,然后便有人来投广告,钱就这样源源不断地向她流动。很多时候我们失算的原因是无利不起早,只要看不到现钱绝不肯花一点力气。我有一套房子外加一个本地户口我怕什么,这才是真正的思维固化,穷小子翻身有钱人被限高是这个时代最没有新意的故事。

但是勤勉,努力却鲜见了,现在最时尚的词汇是躺平,这是需要警觉的。只要你逆流而动不怕没有机会,比如学习是需要花钱的,但是如果考上一个会计证、一个月嫂证什么的,都可以破局再兼一份工作。生活的重担都是不期而遇,有一个网红说要在不需要钱的时候努力赚钱,就像在“野”要在落日前搭好帐篷。

一个中国男孩的励志故事

崔莹

因为库尔特·威斯在1929年出版的插画书《中国墨条》,我了解到他还为美国女作家伊丽莎白·路易斯于1932年出版的小说《扬子江上游的小傅》绘制过插画。这本小说讲述了一个中国男孩傅育华的成长故事。出于好奇,我便在某个二手书网站上下单购买了



这本书。有趣的是,这本书随附了一份1935年7月27日的节目单,记录了“伦敦孤儿学校”和“皇家英国孤儿学校”的颁奖仪式。而我收到的这本书正是当时的奖品。书的内页贴有一张“获奖证书”,证明此书颁发给一位叫桑顿的学生,以表彰他在绘画方面的优异成绩。看到这一幕,我似乎想象到90年前,桑顿嘴角上扬,满怀喜悦地走向领奖台。他虽然是孤儿,但就像书中的小傅一样,聪明善良,自强不息。

《扬子江上游的小傅》的故事开头,援引了《论语》中的一句话:“四海之内皆兄弟。”这句古老的箴言似乎奠定了整部作品的基调:天下一家,彼此友爱。小说以小傅的成长为核心,讲述了他如何面对生活中的挑战,逐渐适应环境并不断蜕变,从一个天真懵懂的乡村少年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年轻人。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小傅的父亲早逝,迫使他与母亲离开家乡,来到重庆谋生。在这座陌生的城市,小傅开始了作为铜匠唐先生学徒的新生活,开启了他充满波折与成长的旅程。书中没有任何说教,伊丽莎白·路易斯

将小傅的经历和师傅唐先生的智慧呈现出来。面对贫穷、危险的工作环境以及来自他人的欺凌和歧视,小傅始终不屈不挠。他怀着坚定的信念,立志让母亲过上更好的生活。凭借学习的能力、无畏的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感,小傅最终在传统和现代交织的社会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这本书在1933年荣获纽伯瑞奖章。作者在获奖感言中表示,她只是“记录而不是创造”了小傅的生活。库尔特·威斯为《扬子江上游的小傅》创作了四幅彩色插画和近二十幅黑白插画。库尔特·威斯显然对中国汉字情有独钟,四幅彩色插画均融入了汉字元素,若门匾或对联。然而,这些汉字有时显得令人费解,比如一家店铺的牌匾上竟写着“一包在内”。还有一副对联是:“求则得之,勤能补拙”。当然,指望一位外国人写出词性对仗、平仄相对的对联确实难度不小。

这本书的作者伊丽莎白·路易斯是一位深深爱恋中国文化的作家。1917年,25岁的她来到中国,学习汉语和历史,并先后在上海、重庆和南京生活与工作。后来,她因病不得不返回美国,但对中国的经历始终念念不忘。为此,她决定创作以中国为背景的儿童小说,希望通过这些作品让英文世界的读者了解中国文化。《扬子江上游的小傅》是她的处女作。

21路是一条横跨上海南北向的公交车,沿线途经中共四大纪念馆、左联纪念馆、鲁迅纪念馆、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等,是条名副其实的红色线路。早年的21路是翘着小辫子的电车,行驶在中山公园至虹口鸭绿江路梧州路间。当年笔者居住在海宁路旁的一条小马路余航路,出门常坐21路电车,自打有记忆起,公交21路似乎从没“离开”过我。

我的姑母居住在南京西路德义大楼。德义大楼靠近石门二路,小时候去姑母家,21路公交是必坐的,从海宁路站到石门二路站。那时的海宁路站台设在胜利电影院旁,周边除了胜利电影院外,还有国际电影院、解放剧场、虹口大戏院,每次电影散场,站台上挤满了人,加上这一带又是商业中心,有着很浓的烟火气。

第一次一个人坐公交去姑母家时,父亲特意送我到公交站,千叮万嘱,是到石门二路站下,不要坐过头了。还特地关照售票员,到石门二路站点叫下这个小朋友。但我还是坐过了站,车子已到陕西南路了,这下慌了,姑母还在站台上等着呢。这时,脑子里跳出一个笨办法,沿着原路走回到石门二路站。好在21路沿着北京西路开,没有转弯过。于是,在路人的指引下,在石门二路站找到了姑母。

改革开放后,城市快速发展,余航路房子列入了拆迁范围,落户到了市区北部的凉城新村,暂别了21路。跨世纪之初,家附近的马路上有人开始架电车线了,心里一阵激动,四处打听是哪辆电车要进来了?架电线的师傅脱口而出:“是21路电车。”真的吗?我怎么与21路电车这么有缘。这下可方便了,去四川北路商业街、去南京路、静安寺再也用发愁了,凉城地区的居民奔走相告。要知道20多年前,私家车还不普及的年代,途经多条著名商业街区的21路电车延伸到凉城社区是多么的重要。

时光流逝,21路的辫子消失了。随着交通出行选择的多样性,我也很少乘坐21路了。但当年那些乘坐21路的记忆,却长久地铭刻在我的心里。

只在那些被反复圈画的书写自然、春天和爱情的诗句中流连。

春日读书
责编:郭影

春日读书
责编:郭影

清明

彭鑫之子

彭鑫湖南秀水边,祖宗植垦逾千年。家传桃李诗书第,世有桑麻造化田。今日清明携后辈,向来梦寐祭先贤。故乡貌美非前国,告慰诸公笑九泉!

春雨画长空,江南水灵灵,正是读书好时光。重读被翻烂的《汪曾祺文集》,更惊叹汪先生文字的水墨韵味,意趣传染。茶香绵绵,雨敲竹林,声声入耳,神情亦悠悠然矣。

“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我注视它们很多很多日子了。”汪曾祺先生一生所经历的大事,遭受的磨难不可谓不多,他却始终豁达平和,“山家除夕无他事,插了梅花便过年”。

先生出身的高邮,建城2200多年,史称“广陵首邑”,为帝尧故里。秦王嬴政于公元前223年在此筑高台、置邮亭,故名高邮,别称孟城。孟城驿、龙虬庄遗址、高邮明清运河故道等为古遗迹,七千多年前,境内便有人类璀璨文明。这片土地属于海退成陆的里下河浅滩平原,我的故乡盐城也在其中。文人气里混杂着烟火气,透着熨帖人心的暖意。先生是个有趣之人,常常调侃自己,百无一用,乃成作家。抗战爆发,老家沦陷,陪着他的是一本《沈从文

小说选集》。1939年,年十九的他考大学,一路向西南,只考沈从文所在的西南联大中文系,称心遂愿。在西南联大,他和同学泡茶馆,下馆子,谈文学、谈人生、谈理想,吃遍云南名吃……最后没拿到毕业证。但他又手不释卷,常常因为一本好书通宵达旦。老师沈从文有心偏爱,幽默风趣地给他的习作课打出120分,让人眼亮。还将他的作品寄往各大杂志,称比自己写得好。那时,很少有人相信,汪曾祺会成为西南联大培养的了不起的作家。像春天里的花木那样生长,有一份对光阴和季节的钟情和执着,会让人变得坚韧、宽容、充盈。后来,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先生都甚少灰心凉意。家人闲坐,灯火可亲,在静好安宁的时光里慢慢走,品品茶、喝喝酒、听听曲、写写字、做做菜,将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他看到过那么多苦难,却把它们化成云淡风轻,

像一位老友,与你隔桌而坐,沏一壶茶,娓娓道来。

年过花甲,先生名声大震。他的作文让人诧异,他像“外星人”降临,令人赞叹原来小说、散文可以这样“写”。这是时代的印痕,让人温暖而亲切,有温度的。先生的乡土小说、散文,很多名篇都是幼时记事,放学归路有很多东西可看,路过银匠店,走进去看老银匠在磨子上敲打半天,敲出一个用来钉在小孩虎头帽上的小罗汉;路过画匠店,歪着脑袋看人画“家神菩萨”或福禄寿三星;路过竹厂,看竹匠把竹子劈成几盆,在火上烧弯,做成一草篮子……《大淖记事》《受戒》《异秉》等等,活色生香,让高邮知名度猛涨。

透过先生的文字,可见其是地地道道的美食家。先生食艺可与“大玩家”王世襄并肩,不仅写得神入化,实际操作,也是数一数二,闻名遐迩。宝岛台湾女作

家陈怡真来访,他看准台湾没有小红水萝卜,特地做了一道红烧杨花萝卜让客人尝鲜,好吃到让陈怡真掉泪。作家聂华苓来访,点名想吃他做的菜。他做了一道常见的大煮干丝,聂华苓最后端起碗来把剩余的汤汁都喝了。这“汪氏家宴”已成高邮城的一张文化名片,让人津津乐道,可见功夫了得。

春日翻出家中所有的先生之作,执书于手,忘了日月,让妻不忍感叹还有如此痴情之人,唯独夫也。坦然享受先生营造的那份清新飘逸的情趣,幽静而淡然,流年有了味道,思绪重重叠叠氤氲荡漾,宛如欣赏水墨画,墨迹亦袅袅生香。

与妻小院听雨,聊聊先生的文章,喝点土酒,念叨友人,不禁忘了俗世的烦恼喧嚣,得一片悠然清绝的世界。

十日谈
春日读书
责编:郭影

春日读书
责编:郭影

春日读书
责编:郭影

春日读书
责编:郭影

林放(赵超构)、范泉(徐炜),上海新闻、出版界的两位“老法师”。如果没有仔细看资料,想当然地会认为他俩一定是老相识。但是“想当然”和事实差了多少呢?且听我慢慢讲来——

1991年初,75岁的上海书店编审范泉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施蛰存先生听说他要退休,关照他要“退而不休”。其实,像范泉这样的出版界宝贝又怎么退得下来?很快他就愉快地接受了一个任务,主编一本文化老人谈老年的书(最后定名为《文化老人话人生》)。文化老人,自然不能缺了林放。

1991年5月14日上午,范泉去新民晚报社拜访林放。这居然是两位的第一次见面,但范泉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与林放“一见如故”。林放紧紧地握着范泉的手,久久不放开,并开玩笑地说:“我们是老相识了,老相识了!”范泉非常奇怪,此话从何说起呢?林放接着说:“那是从见到你给本报写文章时算起。四十年代你不是给《夜光杯》写过文章吗?因此我们的神交已经四十多年了!”这么一说,范泉恍然大悟。确实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袁水拍主编《夜光杯》时,自己写过稿。当年幸存两封袁水拍的信,一封写道:

“希望抽空给《夜光杯》数百字,长短均欢迎,千万帮忙!”另一封信里说:“承赐寄大作已刊出,兹剪奉报纸。希望继续赐稿或转一些别人的给《夜光杯》。”当年究竟给《夜光杯》写

了哪些文章,范泉已经记不清楚了,但他没有想到林放的记忆力竟然这么好。林放这年已经81岁了!

据范泉日记记录,那天两人开心地聊了一个小时。随后范泉想去拜访吴承惠。林放拄着拐杖,陪着他从十楼到九楼找到吴承惠,三个人又聊了一个小时。分别时,林放又把丁法章社长介绍给范泉,由丁社长送范泉下楼到门外。

五天后的下午,林放与范泉在丁香花园再次见面。这一回是为编书而举办的文化老人座谈会,与会者还有许杰、施蛰存、朱雯、罗洪、柯灵夫妇、丁景唐、江曾培等。大家一起吃了饭,合了影,林放还送了一本新书《未晚谈》给范泉。

林放在接到征稿任务后,很快就动手写了题为《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文章,约有两千来字。在范泉登门拜访时,林放特意把初稿给

范主编审阅,定稿后及时交给编委会。从编委会编印的《编辑工作情况》简报看,林放在全部八十多位作者中,交稿时间排在前十几名。可见他对“老相识”范泉工作的配合。

没有想到,第二年2月13日,报业巨擘林放与世长辞。当年11月,《文化老人话人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林放没有看到这本“全息式”文化老人“形象文献”的诞生。

闲不住的范泉,除了主编《文化老人话人生》这本书外,还和柯灵先生一起主编了一套“文史探索书系”,将林放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名作《延安一月》也纳入书系之中,这是《延安一月》近半个世纪以来第一次重新排印出版。从范泉日记看,他1992年7月9日将书系第一辑十种的目录寄给柯灵、周而复、端木蕻良、束纫秋、丁法章,并请束、丁为《延安一月》撰写“新版题记”,而到11月新版《延安一月》即由上海书店出版,这样的出版速度足够快捷了。新版《延安一月》出版后,范泉写了一篇书评,概括了两个印象——大胆、巧妙。这是一个“过来人”最精辟的总结。书评收在《范泉文集》中,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一读。

曲径入林深翠中 (中国画) 邱贺

曲径入林深翠中 (中国画) 邱贺

曲径入林深翠中 (中国画) 邱贺

曲径入林深翠中 (中国画) 邱贺

曲径入林深翠中 (中国画) 邱贺

曲径入林深翠中 (中国画) 邱贺

曲径入林深翠中 (中国画) 邱贺

曲径入林深翠中 (中国画) 邱贺

曲径入林深翠中 (中国画) 邱贺

曲径入林深翠中 (中国画) 邱贺

一见如故的林放与范泉
杨柏伟

一见如故的林放与范泉
杨柏伟

一见如故的林放与范泉
杨柏伟

一见如故的林放与范泉
杨柏伟

一见如故的林放与范泉
杨柏伟

一见如故的林放与范泉
杨柏伟

一见如故的林放与范泉
杨柏伟

一见如故的林放与范泉
杨柏伟

一见如故的林放与范泉
杨柏伟

一见如故的林放与范泉
杨柏伟

一见如故的林放与范泉
杨柏伟

一见如故的林放与范泉
杨柏伟

一见如故的林放与范泉
杨柏伟

一见如故的林放与范泉
杨柏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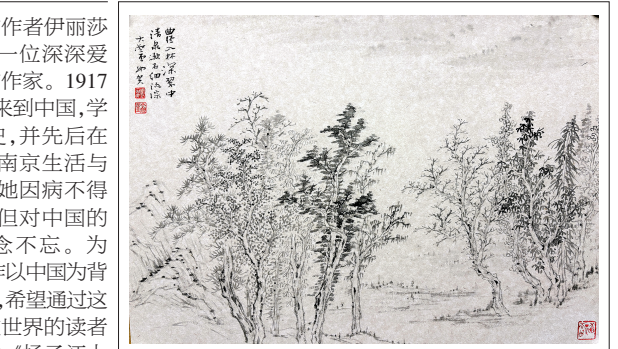
一见如故的林放与范泉
杨柏伟

一见如故的林放与范泉
杨柏伟

一见如故的林放与范泉
杨柏伟

一见如故的林放与范泉
杨柏伟

一见如故的林放与范泉
杨柏伟



曲径入林深翠中 (中国画) 邱贺

曲径入林深翠中 (中国画) 邱贺

曲径入林深翠中 (中国画) 邱贺

曲径入林深翠中 (中国画) 邱贺

曲径入林深翠中 (中国画) 邱贺

曲径入林深翠中 (中国画) 邱贺

曲径入林深翠中 (中国画) 邱贺

曲径入林深翠中 (中国画) 邱贺

曲径入林深翠中 (中国画) 邱贺

曲径入林深翠中 (中国画) 邱贺

曲径入林深翠中 (中国画) 邱贺

曲径入林深翠中 (中国画) 邱贺

曲径入林深翠中 (中国画) 邱贺